

【底层行走】

放蜂人

□张刚

养蜂人流动的家，就安在了安逸河滩一处平台上，平台呈圆形，周围还有两层窄窄的小块地，种着苜蓿。

这个小平台正处在三条路的交叉口，一条通往乡镇集市，一条通往县城，一条向南通往其他乡村。这里交通方便而且靠近小河，四周又是群山，一层层梯田一层层庄稼。春夏时节，大片的豌豆花、荞麦花开得正好，再加上各村口的大槐树槐花正浓，是天然的最好的养蜂场所。

与当地养的老蜂不同，这些游走四方的养蜂人用方形的蜂箱，里面是一排排的蜂巢。蜜蜂的体型较小，身体和翅膀色彩呈淡黄色，称之为“洋蜂”。养蜂的一般是小两口，他们在这里先选好地方，便搭起一顶帐篷，把蜂箱一个个整整齐齐地排在帐篷周围，在帐篷边又支起了小锅灶，拾来柴火做饭，炊烟袅袅，一个流动的养蜂基地便搭成了。

当地人称这些流动的养蜂人为“放蜂人”，和放羊的差不多，有流动的意思。

放蜂人都是南方口音，本地人对这些外客总是给予极大的善意，很快有村民会前去搭讪，打听放蜂人的底细。放蜂人大多来自四川、江西一带，吃苦耐劳，但又聪明机灵，会做生意。

太阳刚刚升起，放蜂人便早早起来，打开蜂箱的小门，放蜜蜂外出，随后他们把一排排蜂窝从蜂箱里提出来，对着太阳，在阳光下观察挂蜜情况。与老蜂蜜相比，洋蜂的蜜汁比较稀，拉丝细，色泽呈橙黄色，甜味要淡一些。在当地人心中，又黏又稠甜得响嗓子的老蜂蜜才是最好的，拉丝长，呈浓浓的橙黑色，比洋蜂蜜要更高一个档次。但老蜂产量低，没有技术难以养成，因此老蜂蜜的价格更高而且不易买到。

很快，就有家境较好的村民，到帐篷前去购买蜂蜜。拿一个罐头瓶，本地人称之为打一瓶蜜，和打酱油的意思差不多。本地人图的就是现场买的蜜更保真。确实，放蜂人过一段时间，便会在帐篷外摇蜜。他们有一个手摇机，从蜂箱中取出一排酿满了蜜的蜂巢，把蜂巢夹在摇蜜桶里，用一个手摇把，转着圈儿摇。那蜂蜜便从蜂巢中甩了出来，流在桶里。有的放蜂人在桶底又开一个小口，摇出的蜜便从这里再流出来，接进玻璃瓶或装在大塑料桶中。有时前去打蜜的正好赶上放蜂人摇蜜，便直接从桶里接一瓶。

刚摇出来的蜜中有时还带几只蜂儿，被蜜缠住翅膀而淹在蜜中。放蜂人也不在意，蜜里带上几只蜂儿，更能体现出这蜜的货真价实。

放蜂人就整天围着蜂箱忙碌着，本地村民从没把他们当成外人，也从没人去给他们一点儿为难。

本地村民有把蜜当饭吃的习俗。在八月十五中秋这天，村民会买两斤蜜，当饭吃。其做法是：在锅里下几勺油，等油开了，倒入蜂蜜，再温火熬一下，油和蜜完全融化，成为油蜜。每个人碗里盛一勺，用烙好的热饼子蘸着吃。当地人打趣一家人的光阴好，会说：你们那顿顿油饼子蘸蜜！

本地人吃的是胡麻油，用胡麻油熬的蜂蜜，滋味非常独特，糯甜糯甜，这种香味儿难以用文字形容。饭量大的人，能就着蜂蜜吃半张饼子，再烧一碗疙瘩汤，真是人间最难得的美味。但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吃法，大多数农户，可能好几年也吃不上一顿这样的蜂蜜饭。

放蜂人的生活其实比较辛苦，帐篷外面支起一个小灶，自己做饭吃。他们可能自己也不舍得顿

顿吃蜂蜜吧？村民前去打探，看到煮的就是寻常的挂面，几乎顿顿就是这种面条。当然有时放蜂人也蒸米饭，炒土豆。若干年前，大米饭在西北还是比较稀罕的好饭，看到放蜂人能有米饭吃，村民相当羡慕。

好多年来，这个小平台一直是放蜂人的家园。每到夏初就有一辆车把他们搬在这里，等到秋后，又收拾起行装，一辆车把他们拉走了。

但有一年夏天，大暴雨下了整整一夜，天快亮时雨停了。这雨太大了，村民们担心的是玉米、胡麻、荞麦等庄稼一定倒伏了，尤其胡麻正进入成熟期，被暴雨打伏在地，这一季又白种了！村民们走出家门，聚在村口大声议论昨夜的特大暴雨究竟是多少年一遇。有老人说，上一次下这种大暴雨时他还穿开裆裤。更有村民已扛起了铁锹，准备下地查看灾情。

此时天放亮，太阳将出，暴雨过后空气格外清爽。突然村民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几声巨响，大地也仿佛在颤抖。村民此前从没听到过这种声音，都惊疑不定。沉闷的巨响，也惊醒了放蜂的夫妻，他们走出帐篷看蜂箱是否被大雨淋坏。刚出帐篷，猛然间一股山洪，浪头如山，从南边一处山沟冲了出来，直扑河滩，浊浪中还有大鱼在跳跃。

也是天可怜见，这处平台上有不少大柳树，夫妻俩刚刚抱定一棵柳树身子，那浪头就带着摧毁一切的力量，把他们的帐篷、锅灶、蜂箱全卷进了浪头之中。夫妻俩死死抱紧柳树，才没被冲走。

村民们这才发现，原来是村子南边一处小型的水坝，经过一夜暴雨水面高涨，坝坝终于撑不住，溃堤了！此时幸亏是天刚刚亮，大多村民还没有出门，因此没有伤及村民；更幸亏是在天亮时才溃堤，要在夜里，放蜂的夫妻二人肯定在睡梦中就被山洪冲走了！

村民们远远站在洪水边，向困在平台上的放蜂人大声呼喊，大声喊着让他们千万不可松手，让他们闭上眼睛以防晕水。

破堤的洪水，一路横冲直撞，席卷着淤泥，冲向下游。坝里原本还养着乡医院牛大夫的草鱼，养了几年正好进入捕捞期，谁承想水坝溃堤，一塘大鱼被大水冲走，等大水过后，只剩小鱼还在坝底乱蹦。

洪水很快就退走了，村民赶紧把放蜂夫妻接到家里，打来水洗去身上泥污，找来合身衣服换上。那时还没有手机，也没有互联网，热心的村民带他们到镇邮电所，给家里发去电报报了灾祸。可路途遥远，家里人也一时无法来帮助。所有的家当都被冲得一千二净，能保住性命已是不幸中之万幸！于是村民们自发捐款，你一毛我两毛，给他们凑了点儿路费。大雨导致乡镇唯一一趟班车也停运。第二天，一位开手扶拖拉机的村民，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将这夫妻二人送往县城，去寻找回家的长途客车。

此事多少年后，还是村民们的谈资。但凡目睹这事的村民一直感叹，当年那俩放蜂人，命大，命真大！

再后来，小山村也发展起来了，这个河滩边的小平台，也被利用起来，建起了农资市场。但放蜂人每年还是来，他们的基地就安在了半山腰的公路边。每天晨曦亮起，山顶上绕着蒙蒙的薄雾，阳光从公路边的大柳树梢中穿过来，带着道道金光。等阳光初起，蜜蜂就开始忙着采蜜了。放蜂人用特制的白纱笼巾护住头，和小蜜蜂一样，在阳光下忙碌着。

(本文作者系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，教授)

□高军

乖子是家乡对蝈蝈的称谓，是一种古老昆虫，也叫聒聒儿、郊游子、叫蚰子，在《诗经》中叫螽斯，是一个很雅的名字。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叫蝈蝈，乡亲们就叫它乖子。

有一次，我听到过一段关于乖子的对话，因为涵盖了这儿的乖子种类，几十年过去都还记得：“哟，捉一只乖子啊？”“不是小草乖儿，还是大乖呢。”“俺捉了一只豆乖。”“今年你见铁皮乖来没有，这个模儿（方言，东西、物件的意思）咱这里一直很少见，人家老山杠捉了一只屋檐里挂着呢！”

这四种乖子中，个头最大的是大乖，身体大部分是绿色，也比较坚硬，有两对翅膀，两前翅上层多为黄褐色，摩擦可发出鸣声，肚子就像元宝的形状。铁皮乖身体多为黑褐色，翅侧有些许绿颜色，脸部有些发蓝，肚子白色。豆乖多生长在豆子地里，夏季在豆地里捉豆虫，同时能捉到这种乖子，它的脸上宽下窄，翅膀竖立得更厉害一些。小草乖多在树林边，翅膀向身后伸得更长，身体上有麻点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触须细长如丝状，长而大，健壮有力，后腿发达，大腿根部较粗，下部和小腿包括最下边的爪就很细了，上面都有刺。由于后腿很有力量，其可将身体弹起，向远处跳跃很远。如果不小心，让它蹬一下，皮肤就会受伤，留下一条一两厘米的伤痕。

乖子较难捕捉，听到它的叫声，走过去的动静稍大，它会立即闭口。捕捉也是一种技术活儿，需要加倍小心，既不能让自己受伤，也不能把乖子的后腿弄折或弄掉。小时候，我们主要用两种方法捉它们。一是用枝条圈一个圆圈作为网口，后边挂上透明的网布。趴在地面的可用单个圈网扣，用手心虚空抓着圈口，让网布在手心，扣住它后有空间，不至于让乖子受伤，能完好捉到。悬挂在草木枝上的，用两个圈网相对来扣，也就进入网中了。二是用蚂蚱钓。乖子吃草更喜欢吃小虫，找一根长长的细棍儿，把捉来的蚂蚱用细线绑在头儿上，听到叫声伸过去，乖子就会慢慢爬过来。这时候千万别着急，如果急着去捉，它会跑掉。要等到它吃得入神时，慢慢把细棍儿收回来，放入早准备好的网袋中。它还没有警觉，就成为囊中之物了。当然也会有人徒手去捉，只要把握好火候，同样会有收获。

捉住的乖子，放入乖子笼，挂在门口的墙壁上，也可以挂在院子里凉棚架上。只要用心喂养，会一直鸣叫到初冬。乖子笼是用高粱秸秆插起来的，先用牙将秸秆外面的硬皮撕咬下来作为编篾放在一边备用，把里面的软瓢组成一个竖高的三棱体，将其用秸秆硬皮的编篾插起来，篾与篾之间留出宽度一致的空隙。放入乖子时先抽调几根，然后再插起来就可挂起来了。我还见过更复杂一些的乖子笼，是村里手艺精巧的人编的，但我始终没有学会。那是全部用高粱秸秆的编篾编成的，是有统一小空格的一个中空椭圆形，最终收拢起来的篾头儿伸出四个角，在椭圆体外又组成了没有边线的四方形，整体有圆有方，十分精美。记得村里有些人，会在头上戴我家乡叫席角（方言，音jué）子的斗笠边缘挂上这么一个椭圆形的乖子笼，收工的时候里面总会有一两只乖子，觉得十分风光，也让我们很眼热。

将捉来的乖子挂起来后，就需要记得每天喂养了。我小时候最常喂的是南瓜花，找那些南瓜秧上的花，扒出长条形的花柱，插在乖子笼的空隙处，乖子就会爬过来啃食。有时候也可以用葱头、辣椒、黄瓜头、胡萝卜等来喂养。乖子最喜欢的是我们叫“霜磨夹”的一种蚂蚱，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蚂蚱学名叫“中华蚱蜢”，捉住后把它的头捏扁，伸入编篾之间的空隙挂住，乖子会猛蹿过来，大口大口地享用起来。

会叫的乖子都是雄虫，雌虫是不叫的。乖子喜阴喜静，但毒太阳当头照的时候叫得最欢畅。将其挂在门前向阳的墙上或凉棚架的朝阳处，能听到它更加高昂欢快的叫声“喳喳喳喳”“蚰蚰蚰蚰”。乖子的声音，是振动翅膀发出来的，那乐器就长在前翅上。天气越热翅膀振动的频率越高，声响也就越大，也越优美响亮。

乖子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其特殊意义，如《诗经》中的《螽斯》是祝福家族子孙繁衍绵长的。其中的“宜尔子孙”派生出的“宜子孙”“长宜子孙”多见于汉代的铜镜、玉璧、瓦当、砖铭，意为对子孙后代过上安稳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。

初秋来临，田野里庄稼茂盛，山岭上草木碧绿，充满生机。走进大自然倾听乖子高声鸣叫，或将其搬入家中笼养一只，能增加生活的很多乐趣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、齐鲁文化之星、沂南县作协主席)

【地道风物】

乖子